

程大昌

演繁露(下)

程大昌

演繁露續集

全宋筆記

第四編 九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四編

九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四編. 九/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編. 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08.9
ISBN 978-7-5347-5025-0

I. 全… II. 上… III. 筆記—中國—宋代—選集 IV.
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028080 號

全宋筆記		第四編 九		特約編輯	陳新	責任編輯	郭一凡	整體設計	張勝	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	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	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	版次	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	開本	640×960 1/16 15印張	字數	161千字	印數	2000冊	定價	42.00元
------	--	-------	--	------	----	------	-----	------	----	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	----	-------	----	--------

目

録

演繁露(下)

程大昌撰

一

演繁露續集

程大昌撰

一五九

◎程大昌撰

演繁露
(下)

許沛藻
劉
宇
整理

目錄

卷之七

八

【二】
兜鑿爲突厥 「爲突厥」
三字原脫，據正文補。

黃銀 渾儀渾象 煙脂 行香 印書 放牛租 駢脇 兜鑿

爲突厥【二】 海不波溢 方寸 方冊 端午綵索 繒 端正

錦纏頭 唐人行卷 水土斤兩重輕 東臺西臺南臺 正色間色流黃

馬後樂 涼州梁州 絹一疋 麪一斗 大斗大尺 肩輿

進士試徹夜 竭 稜觚音孤 洪州石爲城 霓裳 馬人 章臺

周鼎 持節舉要 霸陵折柳 頌繫 蘇塗 謎 柜鬯

卷之八

二五

褐裘背子道服襦裙 月受日光 養不吠之犬 立乘車 日食加時

物產有無 州麾 羽扇 吹鞭 尺蠖 土部魚 易 龍門

榮澤 薇 朱朱盧盧 倍蓰 清河 白紗帽 勿勿 九

鼎 納粟拜爵 大家 罷太守銅魚 三關 上宮 爵 汴

螢囊

卷之九

四一

廚傳	于定國無冤民	澄心堂紙	十金	白蓮花	浮石	嘯
鞠	小步馬	按字	醅醪	葑菲	菩薩石	鱧魚
			方書	朱書御札	背嵬	竹筴
五伯	華陽	魚笥	繫馬	都盧緣	上元觀燈四日	上中下褚
三宮三殿	象魏	象魏	都盧緣	上元觀燈四日	上中下褚	
衣	閼閼	衣錦夜行	柴戟當斧鉞	朱衣非舊制	扁舟五湖	
丈二之組	刺	天子服璽	箭貫耳	五稷	丹圖	象刑
翼	窻牖	宰相直筆	櫓	公侯干城	玉堂	孔子食昌歠追文
王	餽鈍	漆雕几	嶧山	石墀銘	碁道	

卷之十

五九

白板天子	繪	鎗	白日衣繡	齊鼓盆瓮爲樂	地圖一寸折百里
羽檄	太公丹書	白接羅	龜符	飾金吾	義和
百丈	障扇	螭魚	金馬碧雞祠	鳳棲梨	碧落觀
閭	鍾釜	明皇孝經	黃屋左纛	犀車	殺青
碑	墓石	石室	三尺	獲生人亦爲級	栢栗
齊斧	銅柱	古貝	銅作兵	飛子	籟
					瓊
					夷玉

【二】

《筭》、《時臺》、《臺榭》、
《吳牛喘月》、《韋弦》、《養
和》六目及正文原闕，據嘉
靖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續
古逸叢書》本補。

卷之十一

球 追鋒車 酺音蒲 箏 箋 說文殺改二字重出 先馬 屋
楹數 葉子 壓角 鐵甲 黎明 犬戎雞林 霜月皇極日
束帛又端正 拜稽首 宰木拱 篋 郭郭 揖 筭 時臺
臺榭 吳牛喘月 韋弦 養和【二】

七八

卷之十二

九三

左右史螭陞侍立 罍罍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
殿上 臚岱 革甲 紫荷 山玄玉水蒼玉 玉振 繡衣使所始
五王桃李 帖職 燠 鎡 一金 茶與鬱雷 犀毗 鼓
角 夾纈 珧 鹽如方印 銅葉蓋 七秩 金釧器 八蠶
馬乳蒲萄 豐
侯鵠 琵琶皮絃 冒絮 玉樹 甲庫 僧衣環 疇人 登席
必解韉 兩觀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六么 文史 笛
曲梅花 金蓮燭 知後典 墓石誌 卷白波 玉衣 幘頭垂脚
不垂脚 換鵝是黃庭經 骨朵 爵公 如律令 桃笙 漢爵級
所直 白駒非日景 冠帔 俗語以毛爲無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

朝謁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古者戮不必是殺

卷之十三

一〇六

廉察	竹林啼	鐵瓮城	古服不忌白	桃葉	千里不唾井	牛
魚	茅三間	蕃語	三姑廟	躡柳	平白地腸斷	沓拖 簡
冊	皂衣	白銅鞮	明妃琵琶	香	雞棲老人城	毛裘 烏
鬼	石鑄器	錢塘	欵乃	百子帳		

卷之十四

一一八

金吾	跳盪	一唱三嘆	擊缶	彤管	馬匹	虎賁	官橦貴
私橦賤	屋幾楹	洋州	浙江	浯	箭貫耳	衙	耐 漢
藏書處	箭括	南墳西墳	臚傳	古爵羽觴	交床	金爲兵器	
袒免							

卷之十五

一二一

【三】 嘉慶李「李」原作「子」，據正文改。

【四】 唐世疆境 《唐世疆境》目及正文原闕。據《儒學警悟》本補。嘉靖本是篇在續集卷二。

不托	凡將	幘	鄒邾	百丈	曲逆	蒲盧	無恙	塚殿
遏	相雞狗術	先馬	選案黃紙	鼻祖	葉子			
嘉慶李【三】	唐世疆境【四】	林養	托子	六更	腰舟	狸首		

【五】
十金「十」原作「千」，據
《儒學警悟》本改。

障扇 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瑟瑟 殿 漢三公 十金【五】
衛霍冢

卷之十六

一四五

爰契我龜 鐵券 六州歌頭 檢 木蘭 鼎子 九卿 建康
新亭 六帖 度 魚袋 麒麟 天鹿辟邪 蟠冢 立仗馬
銅柱 兩漢闕 玉食【六】 護駕

【六】
《蟠冢》、《立仗馬》、《銅
柱》、《兩漢闕》、《玉食》五
條目及正文原闕，據《儒學
警悟》本、明嘉靖本、《四
庫全書》本補。

卷之七

黃銀

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，欲及杜如晦，而如晦已不在。帝曰：「世傳黃銀，鬼神畏之。」更取金帶，遣玄齡送其家。夫不賜黃銀而別賜金帶，則改賜之帶必爲黃金無疑矣。然則先賜之帶命爲黃銀者，果何物也？世有鍮石者，質實爲銅，而色如黃金，特差淡耳，則太宗之謂黃銀者，其殆鍮石也矣。鍮，金屬也，而附石爲字者，爲其不皆天然自生，亦有用盧甘石煮鍊而成者，故兼舉兩物而合爲之名也。《說文》無鍮字，《玉篇》、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遂皆有之，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煮銅，故其名不附石也耶？諺言：「真鍮不博金。」甚言其可貴也。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鍮，則盧甘石所煮者決爲假鍮矣。《元和郡縣志》曰：「太原出赤銅。」夫不直言出銅，而特言赤銅，似是鍮石矣。而史無明據，不敢堅斷。隋高祖時，辛公義守并州，州嘗大水，流出黃銀，以上于朝。此之黃銀，即太宗用以飾帶，而概賜房、杜者矣。今世之言鍮石者，太原所產爲最，而太原即并州也。則公義并州所

得，蓋自然之鍤，不經盧甘石煮鍊者也。故公義所上，不云赤銅，而云黃銀也。黃銀云者，其貴重可以比銀，而色又特黃也，是故兼銀黃兩名，而命其美也。且又有可驗者，鬼神畏銅，古有傳矣。佩玉之音，其中商律也，皆去之不用，而廟樂之聲爲商者，亦闕之不奏，即是太宗畏鬼之論所從出也。然則黃銀之不爲銀而爲銅，此尤可證也。

渾儀渾象

堯世已有渾儀，璿璣玉衡是也。晉世陸績始造渾象，其晷度與渾儀同，而形模與渾儀反。沈存中嘗譏世人混兩爲一，而未嘗明著其說，故見者未能豁然也。二器之寫天度，皆以渾天家爲主，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，惟葛洪「雞子」之論也。洪之說曰：「天形如雞子，地形如雞子中黃。」是爲天包地外，而地在天中也。渾儀也者，設爲四游儀，寫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，而包括乎厚地，正如雞子之殼也，是爲寫肖本形，而順以求之者也。至於渾象也者，設爲圓毬，而樞擬天度，以日星傳實毬上。毬固可轉，而人遂俯觀，則天盤反在人下，是爲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。若即其狀而詳言之，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，而人遂可俯首以觀者也。是如翻倒天度，傳之於外，而人立天外以行省眎者也。儀與象異者，制蓋如此也。至陶弘景又出新意，造渾天象，高三尺許，地居中央，天轉而地不動，悉與天會，此則兼采儀、象而兩用之矣。然天中雖立厚地，而元無所資於窺測，又不如四

游儀專樞天度，而日星半隱地下者，其制自具也。則其制稍贅，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。

煙脂

古者婦人粧飾，欲紅則塗朱，欲白則傅粉。故曰「施朱太赤，施粉太白」。此時未有煙脂，故但施朱爲紅也。煙脂出自虜地。習鑿齒《與燕王書》云：「山下有紅藍，足下先知否？北方人採取其花，染緋黃，掇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脂，婦人用爲顏色。今始知爲紅藍，後當致其種。匈奴名妻閼氏，今可音煙支。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《漢書》也。」案習氏此言，則是采藍花以爲煙支，法本出自虜地，其已審矣。習氏所指之山，即天山也。虜呼天爲祁連故也。《史記·匈奴傳》：「霍去病出隴西，過居延，攻祁連山。」索隱曰：「《西河舊事》：『天山在張掖、酒泉二界上，東西二百餘里，南北百餘里。有美木水草，宜畜牧。匈奴既失二山，二山謂祁連山、燕支山也。』乃歌云：『亡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失我燕支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。』祁連一名天山也。」燕支山正書爲燕支，則必在祁連二百里內也。即此推之，紅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。采造已成紅色，而名曰煙脂，取閼氏爲況，極其國所貴重者而稱之也。

行香

沈存中敘行香，謂當以香末散撒，乃爲行香。畢仲荀元豐三年作《幙府燕閒錄》曰：「國忌行香，起於後魏，江左齊梁間，每然香熏手，或以香末散行，謂之行香。」予案《南史》，王僧達好鷹犬。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，自行香，次至僧達，曰：「願郎且放鷹犬。」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，即釋教之謂行道、燒香者也。行道者，主齋之人親自周行道場之中，燒香者，焚之於爐也。東魏靜帝嘗設法會，乘輦行香，高歡執香爐步從，鞠躬屏氣。按：凡云行香者，步進前而周匝道場，仍自炷香爲禮也。靜帝，人君也，故以輦代步，不自執爐，而使高歡代執也。以此可見，行香只是行道燒香，無撒香之事也。又案唐人《盧氏雜說》，載旌節之制曰：「旌用銅龍，真之竿首，用紫絹袋盛油囊，垂之寺觀，行香袋與旌畧同。」案：此即凡主齋行道之人，必執此袋導道衆以行，而燒香自是一事，非取香於袋，而旋加燒然也。《唐會要》五十。曰：「天寶十七年敕〔一〕，華、同等州僧尼道士，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。至貞元五年，處州奏：『當州不在行香之數，乞同衢、婺等州行香。』有旨依。」案：下文處州之乞行香，其上文承行道設齋之下，知其行香者爲行道燒香也。其他如畢仲荀所記，謂唐高宗時李義府爲太子設齋，詔五品以上行香，不空三藏爲神堯已下忌辰行香，恐亦只是行道燒香，無撒香之事。國朝自有景靈宮後，每遇國

【一】

天寶十七年敕「天寶十七年」，按《唐會要》卷五〇，該敕屬之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。

忌，不復即寺觀行香，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。每大忌，宰執率百寮至宮行香。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，僧左道右，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，隨宰執往僧道立處，人授一圓，齋已收之，不葬也。此之散授，猶存撒香之說耶？

印書

智者創物，雖則云創，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智也。古未有字，科斗、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。蔡邕雖曰能書，若無聖帚，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。吾獨怪夫刻石爲碑，蠟墨爲字，遠自秦、漢而至于唐，張參輩於《九經》字樣皆已立板傳本，乃無人推廣其事，以概經史，其故何也？後唐長興三年，始詔用西京石經本，雇匠雕印，廣頒天下。宰臣馮道等奏曰：「請依石經文字，刻《九經》印板。」則其發智之端可驗矣。詔在《五代會要》八。

放牛租

《通鑑》記周太祖放免租牛。《五代會要》十五。晉天福四年戶部已申放矣。

駢脇

晉文公出亡至曹，曹共公聞其駢脇，欲觀其裸浴，薄而觀之。注：「駢脇，合幹也。」

幹者，脇肋骨也。」駢云者，脇骨之生兩兩相並也。《莊子》駢拇枝指。拇，大指也。枝，小指也。駢拇即大拇根而兩歧也，枝指是小指兩出也。《左氏》六。

兜鍪爲突厥

《後周書》曰：「突厥之先，臣於茹茹，居金山之陽，爲茹茹鐵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其俗謂兜鍪爲『突厥』，因以爲號。」

海不波溢

《韓詩外傳》曰：「越裳來獻白雉，謂周公曰：『久矣，天之不迅風疾雨也，海之不波溢也，中國殆有聖人！』」今人用瀛海無波者，皆本此。《御覽》四百一。

方寸

徐庶母爲人所執，曰：「方寸亂矣。」古今謂方寸爲心，似始乎此。然而《列子》已嘗曰：「吾見子之心矣，方寸之地虛矣。」《御覽》四百一〔二〕。

〔二〕
御覽四百一 五字原脫，
據《續古逸叢書》本補。